



匹克威克外传

Me 导读版 w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导读版）

匹克威克外传

[英] 狄更斯 著

刘凯芳 节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匹克威克外传 / [英]狄更斯(Dickens,C.)著;刘凯芳节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6(2006.11 再版)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5339-1844-4

I.匹... II.①狄...②刘... III.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191 号

匹克威克外传(新课标导读版)	
[英]狄更斯 著 刘凯芳 节译	
责任编辑 王晓乐 封面设计 王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电邮:zjlap@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00 千字 插页:2 印张:12 2006 年 1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844-4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出版说明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更在于造就人，让学生“精神成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无可估量的，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人受益终身，甚至能激励一代人的成长。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的基本精神，是要培养新一代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新课标”将中小学生的阅读和鉴赏放到重要的位置，并明确规定了不同阶段的学生的阅读总量。依循“新课标”的精神和要求，2003年和2004年，我社分别推出了“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第一辑、第二辑，共计92种，受到广大中小学师生的欢迎。

丛书出版以来，读者朋友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我们深表谢忱！为了更好地打造这个丛书品牌，我们多次邀请教育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专家把脉会诊。在听取各界反馈意见后，我们根据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最新动态，对“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作了书目的整合和内容的补充修订。

新推出的这套丛书有以下特色：

一、选目精当,强调人文精神。我们在收录教育部“新课标”建议课外阅读的相关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主流教材要求阅读的名篇佳作以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选本,从中总括出最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世界文化精髓内涵的人文资源,让学生在审美欣赏中得到情操的陶冶、情感的升华。

二、版本精良,体现浙文社优势。这套丛书荟萃了浙文社的“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中国现代经典作家诗文全编系列”、“世纪文存”、“学者散文系列”等在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丛书的精华,得到了国内一流的作家、翻译家、学者的悉心襄助,保证了图书的上乘品质。

三、增加导读和附录,加强实用功能。为了便于学生阅读理解,更好地掌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文学特点,增强阅读与欣赏的自学能力,提高学习与测试的实用程度,我们在新版中增加了导读和附录的内容。导读部分主要涵盖了作家个人生平介绍、作品文本解读、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相关知识链接、文学常识背景、同类作品比较阅读、学业测试提示等相关内容。

总的来说,新版丛书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增强了实用性,紧密了教与学的联系。同时,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低定价来减轻学生负担的宗旨,内容增加了,书价依然保持不变。

在创建学习型社会、提倡全民阅读的背景下,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希望能够让中小學生朋友喜欢。让我们携手进入阅读的精神家园,领略这片丰美而自由的天地!

浙江文艺出版社

故事发生在一八二七年的英国。塞缪尔·匹克威克先生是居住在伦敦的一位独身老绅士，他为人和蔼厚道，热衷于科学发现和传播知识，他创办了一个以“促进科学”为目的的社团匹克威克社，并担任主席。这天，社里通过决议，决定由匹克威克先生同三位社员特普曼先生、温克尔先生和斯诺格拉斯先生一起出门进行考察，沿途记录各种奇闻趣事，收集各种材料，并且及时向社里报告。

第二天一早，匹克威克先生早早起了身，用过早餐后，他提着手提箱，大衣口袋里塞着望远镜，背心袋子里放着笔记本，来到了大街上的停车场。

“马车！”匹克威克先生叫道。

“来了，先生，”一个模样十分古怪的人大声回答。他身穿粗麻布上衣，围着同样料子的围裙，脖子上挂着个铜牌子，上面有个号码，仿佛这人是件编号收藏的宝贵物件一样。这是个负责给马匹饮水的人。“来啦，先生。喂，轮到谁的车呀，快过来！”排在最前头的车从酒店那边驶过来，车夫刚刚在酒店里抽了一烟斗的烟。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手提箱给一股脑儿塞到了马车里。

“去金十字旅馆，”匹克威克先生说。

“才一个先令的路程，汤米，”车夫没好气地对他的朋友——那个给马饮水的人嚷道，马车行驶起来。

“朋友，这匹马多大岁数啦？”匹克威克先生问道，他一边用准备付车费的一先令银币擦着鼻子。

“四十二岁，”车夫回答，一边斜着眼睛望他。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猛然嚷道，伸手去拿笔记本。车夫又把原话重复了一遍。匹克威克先生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人的面孔看，可是他的面孔铁板着，于是他立刻将那句话记到本子上。

“你带它出来拉客，每回要多久？”匹克威克先生想多打听一些消息。

“两三个礼拜，”车夫回答。

“两三个礼拜！”匹克威克先生大为惊异，笔记本又掏了出来。

车夫冷冷地说：“不过我们很少带它回去，它的身体太差。”

“它的身体太差！”满脸困惑的匹克威克先生又重复了一遍。

“把它从车杠里面一卸出来，它就要摔倒在地，”车夫继续说，“不过套在车上的时候，我们把它拴得牢牢的，缰绳又收得紧，这样它就摔不下去了。我们车上有两个刮刮叫的大轮子，只要它一动，轮子就跟在后面滚，它就只好往前跑——它非跑不行。”

匹克威克先生把他说的每个词儿都记到了本子上，准备把这件事通报社里，作为一个特例，证明马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他刚记好，马车就到了金十字旅馆门口。车夫跳下车，匹克威克先生也钻了出来。特普曼先生、斯诺格拉斯先生和温克尔先生拥上前来迎接他们的领袖，他们早在那里焦急地等候了。

“车钱给你，”匹克威克先生把那一先令钱递给车夫。

使这位学者大吃一惊的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家伙竟然把硬币扔到人行道上，同时嘴里又不干不净地咕噜着说为了这点儿钱，他愿意同他（匹克威克先生）较量上几个回合。

“你这是发疯了，”斯诺格拉斯先生说。

“要不就是酒喝多了，”温克尔先生说。

“也可能又疯又醉吧，”特普曼先生说。

“来吧，”车夫说，像上了发条似的挥动拳头，“来吧，——你们四

个一起上来吧。”

“快来瞧热闹啊，”五六个车夫马车夫嚷嚷道。“萨姆，动手啊，”大家兴高采烈地围上前来。

“萨姆，吵什么呀？”一个戴着黑色棉布袖套的绅士问。

“吵！”萨姆回答，“他干吗要我的号码？”

“我没有要你的号码呀，”满心惊诧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你干吗把它记下来？”车夫问。

“我没有记啊，”匹克威克先生愤愤不平地说。

“真正是想不到，”车夫对团团围着的人群诉说道，“真正想不到，他这个密探坐到人家车上，不但记下他的号码，还把他说过的每句话都记了下来。”（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现出如梦初醒的神情——问题原来出在笔记本上。）

“他真的记了吗？”另一个车夫问。

“他记了，”第一个车夫回答，“然后又挑动我去打他，找了这三个人做证人。我倒要叫他尝尝拳头的滋味，哪怕吃半年官司也无所谓。来啊！”车夫一点也不在乎他的私人财物，把自己的帽子往地上一摔，打掉了匹克威克先生的眼镜，接着挥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鼻子上，另一拳打在匹克威克先生胸口，第三拳打在斯诺格拉斯先生眼睛上，第四拳变了个花样，打到特普曼先生的背心上。接着他跳到马路当中，然后又跳回到人行道上，最后把温克尔先生身体里面临时鼓起来的那点力气打得没了踪影，所有这一切前后不过五六秒钟的工夫。

“警察在哪里？”斯诺格拉斯先生说。

“把他们弄到唧筒底下冲一冲，”一个卖热馅饼的人出主意道。

“你们这样胡来是要受惩罚的，”匹克威克先生喘着气说。

“这些密探！”人们高喊。

“来啊，”车夫在这段时间里一刻不停地挥动着拳头。

一直到此时为止，群众都只是站在一边消极地观望，但随着匹克威克先生这伙人是密探的说法传开来，他们开始起劲地议论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激动的卖馅饼的人的话付诸实施。要不是这时新来了个

人出面做和事老，使这场斗殴意外地告一段落的话，真说不准他们究竟会作出什么人身攻击的行动来呢。

“有什么好玩的事啊？”一个又高又瘦、身穿绿色上衣的年轻人问，他突然从停车场那边走了过来。

“几个密探！”人们又嚷着说。

“我们不是密探，”匹克威克先生大声吼道，他说话的口气斩钉截铁，任何一个心平气和的人听了都会深信不疑。

“真的不是，——对吗？”年轻人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一边用手肘推开围观的人的脸孔，毫不费事地穿过人群走上前来。

那位学者用不多几句话匆匆说明了事情的真相。

“那么跟我来，”穿绿上衣的人说，使尽全力把匹克威克先生拖在身后，一路上不停地讲，“喂，九百二十四号，把车钱拿去，滚你的去吧——可敬的先生——同他熟得很——别再胡闹了——这边走，先生——您的朋友在哪儿？——完全是误会，我明白——请多多包涵——这些该死的流氓。”这位陌生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就这么一边说着这一长串没头没尾的句子，一边领路走到旅客候车室里。

“喂，跑堂的，”陌生人狠命地拉铃叫道，“每人都来一杯——搀水白兰地，又热又浓的，还要甜，分量要足——眼睛上有伤，先生？跑堂的，拿生牛排来给这位绅士治眼睛——皮肉受伤用生牛排来治最好不过了，先生。冰冷的路灯柱子也很好，可是路灯柱子不方便——半个钟头站在大街上，眼睛贴着路灯柱子，那可不像话——哎——很好——哈！哈！”陌生人接着一口灌下半品脱一大杯冒着热气的搀水白兰地，连喘口气的间歇都不需要，接着他舒舒服服往椅子上一靠，那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就像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这个人中等身材，但由于身子瘦，腿又长，使他看上去高得多。他身上的绿上衣在燕尾服流行的时候一定是件考究的礼服，但当年穿它的人个子显然要比眼前这人矮得多，因为那两只污迹斑斑退了色的袖口几乎遮不住他的手腕。他那条过紧的黑裤子上有好几个地方磨得油光锃亮，裤腿紧紧地扎住，罩在一双打了补丁的鞋子上面，仿

佛是想遮住肮脏的白袜子。他头上是一顶紧绷绷的旧帽子，长长的黑头发乱蓬蓬地从两边垂了下来。他的脸孔瘦削憔悴，但浑身上下却透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神态，既洋洋自得又厚颜无耻，极其沉得住气。

匹克威克先生透过眼镜（万幸他把眼镜找了回来）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他的几个朋友对他千恩万谢之后，他接上去以精心选择的词句对他方才的援助致以最热烈的谢忱。

因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三个伙伴决定第一站去罗彻斯特，恰好这位新朋友也要到那个城市去，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一起坐车。

“有行李吗，先生？”车夫问。

“你问谁——我吗？就这个牛皮纸包，——别的行李都交船上托运了，——大货箱，钉得好好的——有房子那么大——又重，重，重得要命，”陌生人回答说，一边尽力把牛皮纸包往口袋里塞，纸包的形状不能不让人怀疑，那里面不过是一件衬衫和一条手绢。

陌生人口若悬河，以他特有的口吻一路不停地讲着一个又一个闻所未闻的轶事，只有在马车停下来换马的时候来一杯黑啤酒润润喉咙；等马车驶到罗彻斯特大桥跟前时，匹克威克先生和斯诺格拉斯先生的笔记本上已经记满了他种种离奇有趣的故事。

马车驶到大街上，在公牛旅店前面停了下来。

“先生，您是在这儿住吗？”纳撒尼尔·温克尔先生问。

“这儿——我不——不过你们最好在这儿——旅馆很好——床位考究——赖特饭店在隔壁，贵——贵得很——叫一叫侍者就要你半克朗^①——你如果是在朋友家用餐，不在他们咖啡厅里用，就要付更多的钱——古怪的家伙——怪得很。”

温克尔先生转身低声对匹克威克先生说了几句话，匹克威克先生又悄悄同斯诺格拉斯先生说了，斯诺格拉斯先生再悄悄地告诉了特普曼先生，大家一致点头同意。匹克威克先生对陌生人发出邀请。

“先生，您今天上午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为聊表谢意，能

^① 克朗，英国旧币制的5先令硬币。

否请您赏光和我们一起用餐？”

“高兴之至——菜就随意了，不过烤鸡和蘑菇——再好不过的东西呀！什么时间啊？”

“让我看一看，”匹克威克先生回答，看了看表，“现在快要三点钟了。五点怎么样？”

“再好也没有了，”陌生人说，“准五点——待会儿见——多加保重。”陌生人把紧绷绷的帽子从头上举起几英寸，然后大大咧咧地歪戴到头的一边，步履轻快地走出院子，拐到大街上，那只牛皮纸袋子有一半露在口袋外面。

“这人显然到过许多国家，并且对人和事物都观察得很仔细，”匹克威克先生说。

他们包了一个单独的起坐间，又去看了看卧室，菜也订好了，几个人走到外面，对这个城市及其周围环境作一番考察。

他们回到旅店后不久，五点钟时陌生人来了，饭菜很快就送了上来。他的牛皮纸包不见了，但是衣着并未更换；他本来谈锋就健，这会儿就更加——如果有可能的话——谈笑风生了。

“这是什么？”侍者揭开一道菜上的盖子时他问。

“是箬鳎鱼，先生。”

“箬鳎鱼——啊！——上等的好鱼啊——全是从伦敦运来的——公共马车的业主筹备带有政治色彩的宴会——运来整车的箬鳎鱼——几十个簍子——真是些滑头的家伙啊。来杯酒吧，先生？”

“好的，”匹克威克先生说；陌生人先和他干了一杯，接着同斯诺格拉斯先生干，接着同特普曼先生干，接着同温克尔先生干，接着再同大家一起干，喝酒的速度几乎和他说话一样快。

“楼梯上怎么乱糟糟的呀，茶房？”陌生人说，“有人上去——木匠下来——灯啦，酒杯啦，竖琴啦。这是怎么回事呀？”

“先生，有个舞会，”侍者说。

“是集会吗？”

“不是，先生，不是集会。是慈善性质的舞会，先生。”

“城里有许多漂亮女人，先生认识吗？”特普曼先生兴致勃勃地问。

“漂亮极了——大美人儿。肯特，先生——人人都知道肯特这地方——苹果、樱桃、啤酒花，还有女人。再来一杯，好吗，先生？”

“再好不过，”特普曼先生回答。陌生人斟满了酒，一口喝了下去。

“我倒是很想去看看，”特普曼先生又拾起舞会的话头来，“很想去。”

“票在吧台那儿卖，先生，”侍者插嘴说。

特普曼先生再一次表示他极其想去参加那个舞会，但斯诺格拉斯先生眼神中很有几分不快，而匹克威克先生只是毫无表情地瞪着眼睛，见到别人都没有反应，他只好将满腔的热情转到方才端上桌的红葡萄酒和甜食上面。侍者退下了，只剩下这几位先生在餐后舒舒服服地享受一下。

“劳驾，先生，”陌生人说，“酒瓶没动——挨个儿递过来吧——往左边——瓶子里一滴也别剩，”他一仰头，又把两分钟前刚斟满的酒喝了下去，随手又斟了一杯，那神气说明他对此是习以为常的。

酒喝完了，又去叫了一瓶。客人不住口地说着，匹克威克社社员洗耳恭听。特普曼先生对舞会越来越觉得心痒难熬，匹克威克先生的脸上洋溢着与人为善的仁慈表情，温克尔先生和斯诺格拉斯先生则沉沉地睡着了。

“楼上就要开始了，”陌生人说——“听见伴奏了吗——在给小提琴调音——现在是竖琴——跳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传到了楼下，说明第一场方阵舞开始了。

“我真是太想去了，”特普曼先生又说。

“我也是，”陌生人说，“讨厌的行李——小船太笨重——没有赴会的衣服——别扭，是吗？”

“我倒是很愿意借衣服给你去参加舞会，”特雷西·特普曼先生说，“尽管我的衣服太大，我的朋友温克尔先生的衣服或许对你会很合身。”

陌生人用眼睛估量了一下温克尔先生的身材；满意得两眼闪闪发亮，他说——“再合身也没有啦。”

特普曼先生朝四周望去，只见匹克威克先生也睡着了。到舞会上去，亲眼见识一下肯特郡的美人儿，这对特普曼先生是个极大的诱惑。温克尔先生睡得死死的，特普曼先生知道天亮之前他是不会醒的。

“温克尔先生的卧室在我的里间，”特普曼先生说，“要是现在把他叫醒，我也没法让他明白我的意思，但我知道他带了一套燕尾服，放在旅行包里，要是你穿了去参加舞会，等回来时再脱下来，我就可以放回原处，一点也不用麻烦他了。”

“好极了，”陌生人说，“好主意——想来也真尴尬——十四件上装都在货箱里面，只好去穿别人的衣裳——这主意十分高明——非常高明。”

特普曼先生拉铃召来了侍者，买好了票。一刻钟之后，陌生人浑身上下穿好了纳撒尼尔·温克尔先生的燕尾服。

“上装是新的，”特普曼先生说，陌生人得意洋洋地在穿衣镜前面打量着自己。“第一次用了专为我们社员设计的扣子，”他要陌生人注意那个镀金的大扣子，扣子中间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半身像，P. C. 两个字母在像的两侧。

然后，他俩登上楼梯往舞厅走去。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守门人问。特雷西·特普曼先生正想上前通报自己的姓名头衔，陌生人拦住了他。

“不用报姓名，”然后他凑在特普曼先生耳朵边上说，“报姓名不好——人家不知道——名字本身没说的，但名气还不够大——参加小小的晚会刮刮叫，但在公共集会上人家就不会注意——应该隐姓埋名——伦敦来的绅士——国外来的贵宾——任什么都成。”守门人打开了门，特雷西·特普曼先生和陌生人走进舞厅。

舞曲最后一节奏完了，跳舞的人在舞厅里面随意走动，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在一个角落里坐下，观察起在场的人来。

在场的有些人特别受人欢迎，其中就有一位胖胖的小个子，他头顶上秃了一大片，只剩下一圈黑头发直直地竖着，那就是九十七团的外科医生斯兰默大夫。大夫同每个人一起吸鼻烟，跟每个人说说笑笑，跳舞、开玩笑、打惠斯特，样样都插一手，到处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么多的事情已经够他忙的了，但这位小个子大夫还再外加上一桩最为重要的事情——他对一个小个子老寡妇大献殷勤，一刻儿也不放松，这位寡妇衣着华丽，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在一个收入有限的男人眼里，她自然是块引人馋涎欲滴的大肥肉。

特普曼先生和他的同伴盯着大夫和那位寡妇，看了好一会儿之后，陌生人打破了沉默。

“钱多得很哪——这老太婆——那医生夸夸其谈——这主意不坏——很有意思，”从他嘴里只听得清这几个字。特普曼先生好奇地望着他的脸。

“我要去请那个寡妇跳舞，”陌生人说。

“她是什么人啊？”特普曼先生问。

“不知道——还是第一回见到她——把那个医生挤掉——干吧。”陌生人立刻走到房间另一边，倚在壁炉架上，以一种既恭敬又忧伤的爱慕神情望着那位小个子老太太的胖脸。小个子大夫同另一位女士跳舞去了；寡妇的扇子掉在地上，陌生人捡起来送上去——微微一笑——鞠了个躬——还了个屈膝礼——交谈了几句话。陌生人勇气十足地走到舞会主持人那里，又同他一起走回来；只见主持人比画着对他们进行介绍；陌生人和老太太一起参加到一个方阵当中去。

这一速战速决的过程使特普曼先生惊诧之至，不过这同在大夫心中造成的震动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陌生人年纪轻，寡妇得意非凡。她再也不去理睬大夫的眼风，大夫满脸怒容，但他这个对手沉着镇静，一点儿惧色都没有。斯兰默大夫几乎气得麻木了。他，九十七团的斯兰默医生，竟然一眨眼的工夫栽在一个陌生的无名小子手里！斯兰默大夫，九十七团的斯兰默大夫竟然碰了一鼻子的灰！这不可能！没有那回事！但事情明摆着，他们就在眼前。什么？介绍他的朋

友？真叫他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又看了看，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自己的视觉器官没有错，伯杰太太正在和特雷西·特普曼先生跳舞，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那位寡妇的身体就在他面前跳过来蹦过去，她以前很少像这样起劲的。

大夫不出一声，捺住性子把这一切忍了下来，在随后递酒、添酒、拿饼干、调情等一系列事情上也都默不作声；但是，等到陌生人走出去送伯杰太太上马车之后几秒钟，他猛地冲出了房间，在他胸中郁积了这么久的愤慨之情完全爆发出来，他心情一激动，脸上满是汗珠。

陌生人正往回走，特普曼先生同他并排在一起。他低声在谈什么，又在笑。小个子大夫恨不得杀了他。他胜利了，他在得意呢。

“先生！”大夫说，口气让人害怕，他掏出一张名片，退到过道的角落里，“我姓斯兰默，先生——九十七团的斯兰默大夫——查坦姆军营——这是我的名片，先生，我的名片。”他本来还有话要说，但气得说不下去了。

“啊！”陌生人冷冷地回答，“斯兰默——多谢关照——太客气了——我现在没病，斯兰默——等生了病——会来找你。”

“你——你在装傻！先生，”大夫愤怒得直喘气，“你是个懦夫，胆小鬼——撒谎——是个——是个——你是再也不敢把你的名片给我的，先生。”

“喔！我明白了，”陌生人说，并不正视对方，“这儿的酒太凶了——房东太大方——真是傻——真傻——其实弄点汽水就好——房间里太热——绅士们都上了年纪——到早上就要受罪啦——残忍——残忍。”他往前迈了一两步。

“你在这家旅馆里住吧，先生，”怒气冲天的小个子说，“你现在喝醉酒了，先生；明天一早我再来同你算账，先生。你跑不了，先生，我会找到你的。”

“在外头找得到，家里不一定，”陌生人镇静地回答。

斯兰默大夫气鼓鼓地敲了一下帽子，将它在头上戴好，他脸上的神情说不出的凶暴。陌生人和特普曼先生上楼，走进后者的卧室，将

借来的这身考究的行头还给全无知觉的温克尔先生。

那位绅士睡得很死，衣服很快就照原样放好了。陌生人不住地开着玩笑，特雷西·特普曼先生被尼格斯酒、葡萄酒、灯光和女人弄得晕头转向，他只觉得这事从头到尾是一个妙不可言的笑话。他的这位新朋友走了，他打算把睡帽戴上，但费了好一番周折就是找不到地方可以把头钻进去，他东找西摸，到末了不留神把蜡烛台打翻了，在折腾了好一阵之后，特普曼先生总算上了床，没多久就酣然入梦了。

第二天一早钟刚打七点，匹克威克先生那无所不知的心灵就被卧室门上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吵醒了，他原本正好睡呢。

“谁啊？”匹克威克先生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

“擦鞋子的，先生。”

“有什么事啊？”

“对不起，先生，请问你们当中穿带镀金扣子的鲜蓝燕尾服，扣子上还有P.C.两个字的，是哪一位呀？”

“是拿出去刷的，”匹克威克先生想，“这个人忘记究竟是谁的衣服了。温克尔先生，”他大声说，“右手边，过去第三个房间。”

“多谢了，先生，”擦鞋的说，走开了。

“怎么回事啊？”特普曼先生嚷道，他睡得懵懵懂懂，房门上乒乒乓乓的敲门声把他吵醒了。

“先生，我要同温克尔先生说句话，行吗？”擦鞋的在门外说。

“温克尔，温克尔！”特普曼先生朝里间大叫。

“哎！”从被单底下传出一个微弱的声音。

“有人找你——在门口——”特雷西·特普曼先生硬撑着把这句话说完，又掉转身沉沉睡着了。

“有人找！”温克尔先生连忙跳下床，匆匆套上几件衣服，“有人找！离伦敦这么远的地方——有谁会找我呀？”

他匆匆忙忙套上晨衣，再裹上一条旅行用的披巾，往楼下走去。一个身穿军便服的军官正在往窗外看。听到温克尔先生进门他转过身来，直僵僵地点了点头。他吩咐仆人退出去，又仔细地把门关起来，

然后问：“请问是温克尔先生吧？”

“我姓温克尔，先生。”

“先生，我通知你，我今天早上是代表我的朋友，九十七团的斯兰默大夫来的，对此你不会觉得意外吧。”

“斯兰默大夫！”温克尔先生说。

“斯兰默大夫，他请我转告你，你昨天晚上的行为很不像话，任何绅士都会觉得岂有此理，而且任何一位绅士也决不会对另一位绅士做这样的事。”

温克尔先生大吃一惊，他的表情太真实太明显了，斯兰默大夫的朋友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他继续说道：“我的朋友斯兰默大夫要我声明，他坚信你昨天晚上有一段时候喝醉了酒，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你对别人的侮辱有多厉害。他委托我说，如果你认为你的荒唐行为确实是由此引起的话，他同意接受你的书面道歉，由你按我口授亲笔写下来。”

“书面道歉！”温克尔先生跟着说了一遍，那惊讶的语气强烈得无以复加。

“除此以外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我就不必明言了，”来访者冷冷地说。

“这个口信是指名要带给我的吗？”温克尔先生问，这一场异乎寻常的谈话把他彻底弄糊涂了。

“我当时并不在场，”来访者回答，“由于你一口回绝将名片交给斯兰默大夫，那位绅士要我找出身穿一件极为罕见的衣服的人——那是件鲜蓝色的燕尾服，有个镀金的扣子，扣子上有个半身像，还有P.C. 两个字母。”

听到自己的衣服给这么精确地描述出来，温克尔先生真是大惊失色了。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衣服被人偷掉了。“请你稍候一刻，行吗？”他说。

“当然可以，”那位不速之客说道。

温克尔先生飞快地跑上楼，抖抖索索地打开旅行袋。衣服还在原